

何者藉她發聲呼叫我

七等生

六

讓我們理想與熱情再度燃燒

張恆豪

一〇

灰色鳥

二七

我愛黑眼珠

三七

慚愧

五三

精神病患

六一

結婚

一四七

分道

一七三

流徙

二〇三

禁足的海岸

二〇九

期待白馬而顯現唐倩

二一七

在霧社

二三一

睡衣

二四五

德次郎

二五七

散步去黑橋

二六三

銀波翅膀

二九五

夏日故事

三一三

環虛

三二九

目孔赤

三四五

我愛黑眼珠續記

三六三

個人主義的前瞻者

劉懷拙

三九二

七等生小說年表

七等生、張恆豪

四〇六

群聚的學童的戲嘲日日侮蔑著這個女孩的心靈。這群村童永遠知道別人的祕密；在山野牧牛的時候一直未曾見識過她，一定是沒有設防的大人們的會談，被他們靈敏的耳朵聽到了她是童養媳的身份。那位將來指定要與她匹配的男孩，卻羞於護衛她、敢於挺身反擊沿路的嘲笑；反而卑躬地和他們結成一大群，插在他們的鬪鬧之中，就像是一個宣誓過效忠的叛徒。

但是走過沙河橋，她便心暢了；穿過數層木麻黃樹後，她能夠見到那間瓦房時，掏出手絹把臉上的淚水擦掉；會見了自己勇敢的哥哥，就自然卸下了心裡的懼怕。

在險惡叢生的校園裡，她的哥哥常常走到這個女孩的教室走廊上，巡狩是否有人欺侮著她。她也時常跑到他的教室去，似乎他們之間共用著一些上學的用品，共飲著一只錫製的小茶杯。他會教她感到疑難的算數……。

中午放學，兄妹一起回到瓦屋裡吃午飯。冬天遇到風雨的日子，這個女孩便有理由自行決定在鎮上住下三天或五天。在這些屋外充滿著狂暴的晚上，他們在屋裡靜靜做完功課，把書本收拾在書包裡面，哥哥撐著油燈，她跟隨在後面，小心地爬上一張舖著乾稻草的軟床上，在早睡的人身旁空

下的位置躺下。到深夜，因為寒冷，他們不知不覺全都偎在一起。但夏天，沒有人敢留她，她就單獨回家。不許有人說出來留她，這是再三被大人警告過的；她表現出勇敢，小小的心胸懂得抑制情感；沒有人留她，時刻一到，她就自動回到那所山野中的農家。第二天來上學時，照樣由書包裡掏出她採摘帶來分贈的番石榴和熟葡萄，且為整個貧窮的家庭帶來些蔬菜……

但這個哥哥卻再也不能抑止了。有一天，她告訴他在路上又遭受到極大的侮辱和攻擊，他以單薄的體力奮勇為她復仇的結果也受到了傷痕；這一天，他們在黃昏中的分別顯現出異常的悲憤和痛苦，他忍不住安慰她說：

「阿子，我長大後賺錢一定再買妳回來……」

就為了這句話，手指像刺穿一層薄膜，終於算是把一切洩露出來了。這個女孩長期心胸的抑制，感情也崩潰了；這不是留她住下的季節，她怎麼也不回農家去了；她變成一個十足的小孩，苦勸也不肯動搖，門前的竹籬被她小身體的倚靠轟然倒塌了；造禍的哥哥在屋裡遭受刑罰了……

經過數年，他獲悉她與那位要匹配的男孩終於沒有結成正式夫婦的消息，與養父母也解掉了戶籍上的關係，而且據說已經離開農村，隻身在都市裡做事了……

這位青年自己也在都市中呀，他心中狂躍地想要會見她，可是卻懷著有一層久遠的記憶的戒意，就是能坦磊地去找她，也不知道她現在居住何處。日子看來真是在操縱變化著人。

她在道路上的邁步被平交道的訊號阻擋著了；他站在欄外，意外地發現對面的欄外也站立著她。兩個人未看清對方的模樣之前，本能地臉容上顯出一陣親愛的驚喜。然後，他和她開始互相審察著對方。她的頭髮長垂下來，被風撩披得有點零亂，沒有施半點粉黛的臉容暴露出操作的清癯，衣服是舊貨，模樣像個女僕之類的角色。而他唯一的表相就是給人一種不配年齡的憂鬱和蒼老。巨獸般的火車頭突然衝進他們之間的視野，黑皮車廂連續而快速地閃飛著，及時遮掩了湧現在他們臉上的失望色彩。末節的車廂有如強拖過去踉蹌而無奈的孩子。他和她終於不可避免的站在道上相逢著。他感覺她的眼睛像在對他質詢這樣的一句話：你要如何把我買回來啊？表面上他和她正像一般過去相識的友人一樣寒暄幾句很平常的話——

「現在你到那裡去？」

「沒有。」

「你到那裡去？」

「沒有。」

「你住在那裡？」

「南門。」

「你呢？」

「東門。」

這些地名所代表的位置等於是天涯海角。談到這裡為止都停頓了，互相間形成一種不安的窘狀；認清了對方的貧賤後，這種相見反而生怒了起來。來往的人們都對他們摩擦著。終於分開了，連道再見都不敢脫口，好像突然為了細故相惡不歡而散，或者像一對情侶內心中藏著秘密的愛情怕路人識破，帶著羞澀匆匆地拆開，分道而去。

再經過十數年，日子真是完全改變人了；他幾經奮鬥的結果，給他的靈肉帶來一種有形的傷殘。

據說，都市中那一條晚上有外國人出沒、做為飲酒作樂的街道，白天是行乞人最好的所在；他的雙腋夾著木製的拐杖，向那裡出發了。

果然，這條街白天呈現的是一種冷漠，門戶都禁閉著，或者開著洞穴似的小門，裡面是一片漆黑，暴露著一條無人的荒街的印象。垃圾箱溢出昨夜拋下的殘穢在廊柱前面，紙盒和報紙的碎塊在街心隨風滾動著。

他耐心地挨戶叩門乞討，都無人應對。已經趨近中午，難道還太早嗎？一過了中午，這一帶不就是襤褸的臺灣人不能和外國人比並而羞於進出的地帶嗎？他心裡突然明白那位指引他來的人只是一場無價的胡說，反正他是無能對他實行報復的。唉，就是現在這一拳的叩擊相信也是白費的了……

他轉過身慢慢地支配著拐杖的方向準備離去，在這幾秒鐘內，一扇像紙牌一樣方形而輕的中央小門拉開了，一位身上裹著透明褻衣，臉上還未洗去昨夜的濃厚脂粉、膠著眉睫、染著金髮的怪樣女人，手中握著鈔票伸出來遞給他。他回頭望她時，她看見是他，瞬間，那張被斜射進來的日光照耀的彷彿淋了一臉油彩的臉孔急遽地變化扭曲起來。而他那撞擊的心胸，就像藏著一隻在體內馳騁的鹿，早經接住鈔票的手在顫抖。他意會她那雙眯閉成一條深縫直望他的眼睛，充滿了對他的驚訝與憐憫，不再含有質問的意思。

他害怕在這個時刻說出話語，可是她幾經掙扎像要開口對他喚出什麼的時候（不要認罷，他全心這樣地警告著她），他搖搖頭暗示她不要說；任何多麼巧妙的言語在這一時刻都會破壞著痛苦。他轉身默默走開；知命地永遠沒有再走這條已經不是臺灣人的街道來。

七等生小說年表

七等生 自撰
張恆豪 增補

一九三九年 出生於臺灣（日據時代）通霄。

原名：劉武雄。父名：劉天賜，母名：詹阿金。在十位子女中排名第五，上有長兄玉明，男性為次子。臺灣光復。

一九四五年 進通霄國民小學，就讀小學一年級。

一九四六年 父親失去在鎮公所的地位，失業在家，家庭陷於貧困。

一九五二年 考入省立大甲中學初中部一年級。

父親逝世，家庭更加貧困。

一九五五年 中學畢業後，考入臺北師範藝術科。首次接觸海明威作品《老人與海》和史篤姆的《茵夢湖》。

一九五八年 因學校伙食不好，在學生餐廳用筷子敲碗，為了好玩跳上餐桌而遭致勒令退學。兩星期後，由洪文彬教授作保復學。隨後因教材教法不及格重修一年。

一九五九年 師範學校畢業。分派臺北縣瑞芳鎮九份國民小學當教師。師範學校旅行。

一九六二年 讀海明威作品《戰地鐘聲》、《戰地春夢》、《旭日東昇》，以及D·H·勞倫斯作品《查泰萊夫人的情人》。

改調萬里國民小學任教。

首次在聯合報副刊發表短篇小說，當時主編是林海音女士，在她的鼓勵下，半年間刊登〈失業·撲克·炸魷魚〉、〈橋〉、〈圍獵〉、〈午後的男孩〉、〈會議〉、〈白馬〉、〈畢業的屏息〉、〈早晨〉、〈賊星〉、〈黃昏，再見〉、〈阿里鏘的連金發〉等十一個短篇小說，以及散文〈黑眼珠與我〉、〈囂浮〉、〈狄克、平凡的女人、漁夫〉。

十月，在新竹入伍服兵役。十二月休假回通霄，長兄玉明因肺病去世。

在工兵輕裝備連服役，由岡山調嘉義。與東方白會晤於嘉義鐵路餐廳。

在頭份斗煥坪受平路機駕駛訓練。十月，在嘉義退伍，回萬里國民小學任教。在《現代文學》雜誌發表短篇小說：〈隱遁的小角色〉、〈讚賞〉、〈綢絲綠巾〉，另有詩〈紫茶〉。

一九六五年 與許玉燕小姐結婚。

十二月，辭去教職。寄居在木柵姐（月娥）夫劉亮之臺電宿舍。

與鍾肇政認識。

繼續在《現代文學》和《臺灣文藝》雜誌、徵信（即中國時報前身）副刊發表小說作品，計有〈獵槍〉、〈來到小鎮的亞茲別〉、〈九月孩子們的帽子〉、〈回鄉的人〉、〈傲視的山〉（徵信副刊主編未經同意刪去重要部分）等五個短篇，及中篇〈初見曙光〉。

在臺電公司當臨時職員。

一九六六年 在臺中東海花園楊達家暫住數週。與尉天聰、陳映真、施叔青相識於臺北鐵路餐廳，創辦《文學季刊》，發表〈灰色鳥〉、〈黃阿水的黃金稻穗〉、〈午後、昨夜、午後〉（後改名〈午後〉）、〈牌戲〉、〈女人〉（即〈傲視的山〉，重新發表於《現代文學》，後改名〈林洛甫〉）、〈夜聲〉等六個短篇，及中篇〈放生鼠〉（《文學季刊》第一期）。尚有詩〈詩〉、〈倒影〉、〈狹路〉及散文

〈冬來花園〉（發表於《草原》雜誌）。
獲第一屆「臺灣文學獎」。

一九六七年
長子懷拙出生。與妻在皮鞋店工作，居住臨沂街，後遷通化街，再搬到士林蘭雅。在經濟日報社當會議速寫，又由蘭雅搬回市區延平北路。

發表〈我愛黑眼珠〉、〈私奔〉、〈慚愧〉、〈A B夫婦〉、〈昨夜在鹿鎮〉五個短篇，及中篇〈精神病患〉（《文學季刊》第二期）。另有散文〈黑眼珠與我（二）〉、隨筆〈812的觸探〉、詩〈日暮的蝙蝠〉、〈黃昏〉、〈周末之夜〉、〈雨霧時節〉、〈城堡〉、〈新聞〉等。
獲第二屆「臺灣文學獎」。

一九六八年
認識龍思良和羅珞珈夫婦。
在文藝沙龍供職。

發表〈結婚〉、〈真實〉、〈跳遠選手退休了〉、〈天使〉、〈誇耀〉、〈碉堡〉、〈父親之死〉、〈浪子〉、〈僵局〉、〈虔誠之日〉、〈我的戀人〉、〈俘虜〉、〈爭執〉、〈呆板〉、〈空心球〉等十五個短篇小說，另有詩〈美麗〉、〈在昨夜我們〉、〈小夜曲〉、〈嫉妒〉、〈冬日〉、〈打鬥〉、〈春天沒有〉、〈現在只剩下空漠〉、〈十四行〉、〈告密者〉、〈牙痛〉、〈在黑色沙龍〉、〈這是不能〉等。

一九六九年
女兒小書出生；九月，離開臺北獨往霧社，在萬大發電廠分校任教。

發表〈木塊〉、〈回響〉、〈希臘、希臘〉、〈十七章〉（後改名〈分道〉）等四篇小說。

出版短篇小說集《僵局》（林白出版社，絕版。後由遠景出版事業公司出版）。

一九七〇年
三月廿九日攜眷回出生地通霄定居；九月廿二日，在國民小學復職，派在通霄的城中國小任教。

發表〈訪問〉、〈銀幣〉、〈海灣〉、〈來罷，爸爸給你講個故事〉等四個短篇。

出版小說集《放生鼠》（大林出版社，絕版。後由遠景出版事業公司出版）。

一九七一年
發表〈絲瓜布〉、〈流氓〉、〈離開〉、〈笑容〉、〈墓場〉、〈漫遊者〉、〈禁足的海岸〉、〈眼〉等八個短篇。及中篇〈巨蟹二十〉（元月號《文學雙月刊》第一期），另有詩〈值夜〉、〈跡象〉、〈秋日偶感〉，散文〈棕膚少女〉、〈兩個月亮〉等。

發表短篇〈期待白馬而顯現唐倩〉，及中篇〈離城記〉，另有詩〈樂人死了〉、評論〈維護〉（五年集）自序和後記。出版小說集《巨蟹集》（新風出版社，絕版）。

自費出版詩集《五年集》（絕版）。

一九七三年
次子保羅出生。

發表小說〈聖·月芬〉、〈自喪者〉、〈在山谷〉、〈在霧社〉、等四個短篇，及中篇〈無葉之樹集〉，另有詩〈戀愛〉和〈離城記〉序、後記。

出版小說《離城記》（晨鐘出版社，絕版）。

一九七四年
發表小說〈睡衣〉、〈年輕博士的劍法〉、〈蘇君夢鳳〉等三個短篇。

撰寫長篇小說《削瘦的靈魂》，和詩〈有什麼能強過黑色〉、〈海思〉、〈斷樹吟〉、〈落落之歌〉、〈一隻單獨的白鸞〉。

一九七五年
發表小說〈余索式怪誕〉、散文〈致愛書簡〉和〈來到小鎮的亞茲別〉序。

撰寫中篇〈沙河悲歌〉、詩〈當我躺仰在海邊的草坡〉。

出版小說集《來到小鎮的亞茲別》（遠行出版社，絕版。後由遠景出版事業公司出版）。

一九七六年
撰寫《隱遁者》中篇小說。發表小說〈大榕樹〉、〈德次郎〉、〈貓〉三個短篇，及新版《僵局》代

序、《我愛黑眼珠》代序、〈真確的信念論文學〉、〈文學與文評〉、〈寫作者的職責〉。
 出版《我愛黑眼珠》、《僵局》、《沙河悲歌》、《隱遁者》、《削瘦的靈魂》等五部小說集（遠行出版事業公司出版）。

一九七七年
 接受《小說新潮》雜誌安排，心岱專訪——〈七等生記〉，六月，《小說新潮》創刊號推出「七等生小說研究專輯」，首開先例。

接受《臺灣文藝》雜誌安排，與學者梁景峰對談——〈沙河的夢境和真實〉，八月，《臺灣文藝》五五期推出「七等生專輯」。

撰寫長篇小說《城之迷》。

發表小說〈諾言〉、〈美麗的山巒〉、〈逝去的街景〉、〈代罪羔羊〉、〈山像隻怪獸〉、〈復職〉、〈夜湖〉、〈寓言〉、等八篇，及散文〈夢境〉、〈喜歡它，但不知道它是什麼？〉，和新版《放生鼠》序、〈自傳〉、全集序〈情與思〉。

出版《放生鼠》、《城之迷》、《白馬》、《情與思》等四部小說集（遠行出版社，絕版。後由遠景出版事業公司出版），至此，在遠行已出版十部，即所稱的七等生小全集，首開作家生前出版個人全集之前例。

一九七八年

發表小說〈散步去黑橋〉、〈小林阿達〉、〈回鄉印鄉〉、〈迷失的蝶〉、〈夜湖〉、〈寓言〉、〈白日噩夢〉、〈歸途〉、〈雲雀升起〉等九篇、散文〈書簡〉、〈我年輕的時候〉、詩〈戲謔楊牧〉。

撰寫長篇小說《耶穌的藝術》。

出版《散步去黑橋》小說集（遠景出版事業公司）。

一九七九年

發表小說〈銀波翅膀〉、〈途經妙法寺〉、〈夏日故事〉、〈等待巫永森之後〉等四篇，及詩〈隱形

人〉、〈無題〉，隨筆〈聊聊藝術——席慕容畫詩集品賞與隨想〉。

出版《耶穌的藝術》（洪範書店）。

一九八〇年

決定暫時停筆撰寫小說。

出版《銀波翅膀》小說集（遠景出版事業公司）。

一九八一年

個人離家搬到坪頂山畔居住。

研習攝影和暗房工作。撰寫生活札記。

一九八二年

與美國華盛頓大學研究生安東尼·詹姆斯（Anthony James Demko）通信。

十二月一日，把鎮上的家屬搬來坪頂。

發表小說〈老婦人〉、〈幻象〉、〈憧憬船〉、〈我的小天使〉、〈哭泣的墾丁門〉等五篇。

一九八三年

接到Anthony James Demko的碩士論文：〈七等生的內心世界——一個臺灣現代作家〉（The Internal world Of Chi-teng Sheng, A Modern Taiwanese Writer）

一九八四年

撰寫小說〈連體〉。

發表小說〈環虛〉。

出版《老婦人》小說集（洪範書店）。

一九八五年

澳洲學者凱文·巴略特（Kevin Bartlett）來訪，並接受他的論文：〈七等生早期短篇小說中的哲學·神學與文學理論〉（Literary Theory, Philosophy and Theology in Chi-teng Sheng's Early Short Stories）。

發表《重回沙河》生活札記（聯合文學），長篇小說《譚郎的書信》（中國時報），出版《譚郎的書信》（圓神出版社）。

- 一九八六年
出版《重回沙河》（遠景出版事業公司）。
重回沙河札記攝影展（臺北環亞畫廊）。
發表小說〈目孔赤〉。
- 一九八七年
發表小說〈綠光〉。出版《我愛黑眼珠續記》小說集（漢藝色研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自小學教師的工作退休，重握畫筆，設工作室於通霄。
- 一九八八年
接受法國巴黎大學研究生白麗詩Catherine BLAVET女士碩士論文〈QI DENG-SHENG七等生 ECRIVAIN CONTEMPORAIN TAIWAN AISPRESNTATION ETIRAOUCTIONS〉。
- 一九九〇年
六月，成功大學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生廖淑芳的碩士論文〈七等生文體研究〉獲得通過，為國內學院裡第一篇研究七等生的碩士論文。
- 一九九一年
出版《兩種文體——阿平之死》（圓神出版社）。
臺北東之畫廊之鄉居隨筆粉彩畫個展。
- 一九九二年
接受《新新聞》記者謝金蓉女士採訪，談其近來心境，即〈我不想讓人覺得我有做大事的使命感〉一文。

與美國漢學家墨子刻Thomas A. Metzger (HOOVER INSTITUTION, STANFORD) 相會於通霄，此後，成為莫逆之交，互相通信和造訪。
臺北欣賞家藝術中心邀請之「油畫與一張鉛筆素描」個展。

移居花蓮，設繪畫工作室。

一九九三年
法國出版〈沙河悲歌〉法文本，Catherine BLAVET翻譯。

十二月，出版《七等生集》（前衛出版社）。

一九九四年
移居臺北市，在阿波羅大廈畫廊區設畫鋪子。

義國威尼斯大學Elena Roggi女士的碩士論文及長篇小說〈跳出學園的圍牆〉（原名：削瘦的靈魂）義文翻譯。

一九九五年
結束畫鋪子，退居木柵溝子口。與傑出小說家阮慶岳相識。

一九九六年
發表中篇小說〈思慕微微〉（聯合文學）。

一九九七年
發表中篇小說〈一紙相思〉（拾穗）。

出版《思慕微微》合集（商務印書館）。
學習彈唱南管。

一九九九年
國家文化資料館（臺南市）展出七等生文稿及出版資料。

二〇〇〇年
國立成功大學研究生葉昊謹碩士論文《七等生書信體小說研究》。

〈沙河悲歌〉改編拍攝成電影（原名）（中影公司）。

二〇〇三年
《七等生全集出版》（遠景出版事業公司）。

二〇一〇年
獲第十四屆國家文藝獎。

發表得獎感言。

二〇一二年
八月，出版《為何堅持？——七等生小說精選集》（遠景出版事業公司）。